



我自易

我齊

詩艸

石屋署檢

我白司我齋詩集

石屋謹篆

民國四年六月出版



著作者羅義芸

校對人張應銘

印刷所同昌局

藏原版處

興甯義奮學校

序一

陳黻宸 介石

庾嶺迤東約百餘里、曰梅州、循梅之西、有山綿亘數十里者曰鐵嶂、鐵嶂屏蔽區域、曰甯邑、甯邑邱壑雖小、而二分明月、萬樹梅花、鬱鬱葱葱、常含佳氣、代有隱君子出沒其間、或隱於士、或隱於商、或隱於農、或以科第顯、或以韋布終、品藻不一、而其峭直性成、不求聞達、有鐵石梅花氣概者、指不勝屈、吾所景仰、獨在一二卓行、超越千古、潛德幽光、久而彌芳者耳、蓋古往今來、瞬息萬變、蓋世英雄、浪沙淘盡、賢愚千載、俱隨物化、獨此嘉言懿行、永垂不朽、甯邑隱士、宋有羅學士孟郊、甲第中策、即乞歸養、至今過曾子湖邊、流連愴慕、猶可想見、當日雪後求魚、不避艱險之情狀焉、學士沒後、閱五百年、復生義芸先生、事母孝謹、數十年如一日、即謂羅學士後身不爲過、雖然、學士之

名、史乘傳矣、而義芸先生之詩、傳否仍未敢期、但其純孝如此、輜軒之史、有采風之責者、所當表揚遺烈、以留天地正氣也已、喆嗣藻思、從吾遊者數年、詳其家世、乙卯夏藻思將其先人所作詩草、求序、時予主講大學、攷訂史科、隱逸孝義各傳、偶有振觸、爰綴一文、以弁簡端、

序二

宗弟獻修 勳月

詩以理性情、性情者人之所以生也、民物賴以凝固、天地賴以撐拓、無情性、則蚩瞽蒙萌、木石而已、民物雖繁、秦越其肥瘠、天地雖廓、大塊而寂寥、民物自民物、天地自天地、渺然漠然、於人若無所與、恐將有晦盲否塞之憂、知天地民物、振古歷今、永終不敝者、恃有人之性情以相維相繫也、而詩特性情流露之一端、苟性情不屬、則詩無自作、即強作、而其詩不貴、幸而傳、亦必廢、夫詩之爲道、導源三百篇、其作者類皆忠臣孝子、志士勞人、當其性情鬱結、感觸於天地之化遷、民物之興衰、思有獨至、聲之於詩、寄托遙深、纏綿悱惻、等是山川草木、月露風雲、覺惟盡性者知其性、即無情者俱有情也、讀其詩者、絃歌鼓舞、每動於不自己、而相引於無盡、蓋人同此性情、惟能先得性情

之所同然、故其詩通神明、貫金石、歷百世而不可磨、孔子言興觀羣怨、孟子言論世知人、誠有以得其深而見其大矣、後世詩人、雖不敢僭擬三百篇、而發揮性靈、攄抒情懷、莫不各有自得之妙、故無論從何入門、成何家數、要必有我之真者在、斯無剽竊皮附之誚、其人傳其詩傳也、否則驅使草木以自豪、批抹風月以競巧、標榜格派以鳴高、直如風森翰音之過耳焉爾、義芸學博、少孤零、卓有成立、性情溫雅、尤工吟咏、嘗謂詩無常師、學李以致其逸、學杜以精其格、學元白以取其閒、學溫李以擷其艷、學昌黎以求其勁、學劍南以習其鍊、蓋欲薈萃衆美、自成一家言、著有古今體詩若干卷、顏曰我自有我齋詩集、豈非我自有我之性情、即我自有我之詩之謂歟、天假之年、深造自得、所成就必能深入古人之堂奧、歲壬子、遽歸道山、誥嗣藻思衷集遺稿、

屬爲點定、携入京都、質諸鉅公、謀壽梨棗、以成先志、遠索弁言、予愧非知詩者、顧忝交有年、能知先生之性情也、而藻思昆仲、多從予遊、誼不可辭、直舉臆見以爲之叙、

題辭

其一

陳應濤 子綬

愛讀先生漫興詩，蘭荇翡翠耐人思。
了無媚骨惟求我，儘有牢愁爲感時。
人笑年來談道義，天教此老緬軒義。
詠松羅隱傳佳句，偃蹇何能與世宜。

其二

李鳳耀 玉成

懿惟先生篤實光輝，立志昭曠，居業精微。
晚近士習朋黨，叫囂先生崇實，抱道自高。
學紹孫胡，道宗王陸，獎掖後進，振厲末俗。
其書不傳，其行已著，靜養端倪，良知獨悟。
茹古含今，由博入約，咳唾珠璣，鳶飛魚躍。
蔚矣君子，潛德幽光，如嶽之峻，如川之長。

我自有我齋詩草 序



羅義芸先生家傳

馬叙倫 彞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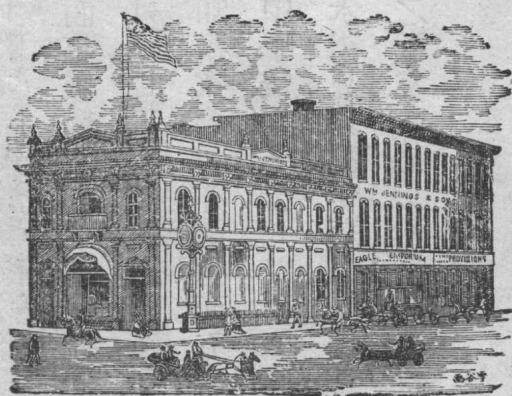
先生羅氏諱恕字義芸剛伯其自號也世籍廣東興甯縣年十四喪父母陳氏督之學雖嚴冬雪夜熒熒母子孤守一燈不知更漏之將殘暨出就外傳猶時時察其勤惰偶輟學至忿恚不食以故先生遂於學羅氏自明季以來累十餘葉俱以儒顯家富藏書先生手加丹黃者數萬卷初治樸學凡十三經注疏前代諸儒經解及小學訓詁攷据之書手鈔者數十冊本其心得著述亦數十卷年四十後慕金谿陸氏之傳以紹陸名其季子嘗終夜危坐不寐思悟至理一日憬然曰天地萬類人已盡之矣人已之間聖賢之道盡之矣聖賢所求者仁義故仁從人義從我惟人與己常相歧視即仁與義常相背馳能一貫之者其恕乎恕者克己之學天人合一之道也天人合一之道

在返求諸心而已、能充我心之良知良能、便與聖經賢傳暗合、何必求之於箋注之間乎、於是悉焚其稿、獨詩以爲抒寫性靈、不煨、然亦不憚刪削、存者僅什一、陳母年五十後病咳、每黎明、連咳千百聲、不息、方藥悉無效、惟咳時以湯潤喉、得稍止、先生宵分而寢、雞鳴而起、親以湯進、蓋二十年如一日、家人憫其勞、先生則曰、人皆有二老、吾獨有母耳、當以事二人之力、事一人、吾不覺其勞也、陳母年及古稀而終、先生居喪、哀毀至滅性、服藥數百劑、迺瘳、其篤孝如此、羅氏故巨富、擁質庫以數十計、清道光末、頻遭寇亂、家中落、所嘗假人者、率不得償、先生乃舍儒而隱于市、不數年復富如故時、然以不治舉業、故學雖淹貫、而屢困於鄉試、鬱鬱不得志、配蕭氏慰之曰、人生貴適意、何感感爲、即欲詩書食報、亦兒曹事耳、先生瞿之、於是縱其子藻思等游學、

而以詩酒友朋之樂自娛、先生性喜施、遇歲凶輒捐金爲義賑倡、又嘗出白金三千餅、建校舍、以教羅氏子弟、顏曰義奮學校、躬督其役、暇復往任其教、故羅氏數萬人、知先生性嚴而惠、咸敬而憚之、清宣統庚戌、蕭氏中風歿、先生日作詩悼之、積悲成疾、體日羸、越二年冬竟以病卒、子六人、長藻思、諸生應銓試獲選、今分發 縣知事、次藻馨亦諸生、充五華縣監獄官、次衍椒、衍蕃經商、最幼藻輝、藻芬、甫中學校畢業云、

馬叙倫曰、余于先生、慕之而未得見、先生子藻思、端厚篤謹、及余門數年、未嘗妄言笑、恂恂退讓、識義方之教矣、藻思以行述請、謹次如右、俾以藏於家、

我自有我齋詩草 序



先府君述

先嚴諱如錦字義芸、自號剛伯、性嚴正而耐勞、事母以孝謹聞、年十四、而先王父懷川公見背、賴先王母陳太安人嚴明、勤督力學、雖當殘冬雪夜、熒熒母子、猶守一燈、機聲與書聲相和、不知夜漏之將殘、如是者有年、後出就外傳、猶時時察其勤惰、稍缺課、先王母憤恚不食、以故學問有成、我祖自明末迄今、累十餘葉、俱業儒科、家藏書頗富、經先嚴重加丹黃者數萬卷、初治漢學、凡十三經注疏、正續皇清經解及小學訓詁之書、手鈔者數十冊、本其心得、衍爲著述、亦數十卷、年四十後、專慕陸學、以紹陸二字名季子、嘗終夜團坐不寐、悟宇宙至理、一日憬然曰、天地萬類、人已盡之矣、人已之間、聖賢之道盡之矣、聖賢所求者仁義、故仁從人、義從我、惟人與己常相歧視、即仁與

義常相背馳、能一貫之者惟恕、恕者推己及人、能於上下左右前後、設身處地、絜己之道、即仁義合德之道也、過於仁則往往舍己從人、過於義則往往認私爲公、故有仁可過義不可過之說、背私爲公、舍生取義、皆克己之學、天人合一之學也、然則天人所以能求合一、只在返求諸心而已、能充其良知良能、便與聖經賢傳暗合、何必求之於箋注之外乎、於是悉焚其稿、獨詩以爲抒寫性靈、不燬、然亦不憚刪削、存者不什一、先王母年五十後、患癆疾、每黎明連咳千百聲不止、先嚴求醫求禱、進諸方、無效、惟用湯沃喉、咳稍止、先嚴宵衣而寢、鷄鳴而起、親執湯以進、二十年如一日、家人憫其勞、先嚴曰、人皆高堂二老、吾僅老母在堂、當以事二人心力竭盡於慈幃也、先王母年屆古稀以疾終、先嚴居喪、哀毀至滅性、服金匱方數百始愈、先王父在、日家擁

鉅資數十萬、質庫當店、以數十計、當道光末年、頻遭寇亂、存者無幾、及先王父沒、出借券約、多不見還、迨至不孝兄弟成行時、家用告匱、先嚴迺舍儒業、商隱於市、不數年立致鉅富、家計日裕、而舉業日荒、故學雖淹貫、僅獲一衿、而屢困棘闈、鬱鬱不得志、先慈蕭太安人慰之曰、人生貴適意、何感感爲、即欲詩書食報、亦兒曹事耳、先嚴違之時、不孝藻思藻馨已補博士弟子員也、於是縱不孝等遊學、而已乃怡情悅性、日與詩朋酒敵相酬唱、凡關於公益美舉、則熱心倡之、每遇歲凶、捐數百金、爲義賑倡、又出三千金、建校舍、設義學、顏曰義奮學校、築時親督其役、暇時兼任其課、故敝族數萬人、知先嚴性剛而正、勤而能惠、咸敬而憚之、無祿、先慈遽患中風、不語病而終、時庚戌冬十二月也、先嚴日作悼亡詩、悲悼成疾、體寢羸、越二年冬十月、竟一病不起、